

我目睹卡扎菲

记者多次走进利比亚
见识严密的防御体系，在

5月15日，利比亚和美国在交恶20多年后宣布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将利比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上删除。宿敌如今变成了“朋友”，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也从过去的中东反美旗手一跃而为美国的反恐盟友。

卡扎菲，从上台便扛起了反美大旗，一贯以敢想、敢说、敢做著称，被称为利比亚的一大“特产”。一贯不按常理出牌的神奇人物卡扎菲，为何转变如此巨大？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领导人？记者多次采访过这位风云人物，对他本人和政策的变化有不少了解。

住宅废墟前首次唱起美国歌

从最近一段以来的言谈和政策走向看，一贯高举反美大旗的卡扎菲，已经或至少在表面上向西方特别是美国妥协了。美国等西方公司已重返利比亚，要回了以前他们占有的能源和市场。卡扎菲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也迎合了西方的需要，如允许外国银行在利比亚开设分行，允许外国公司在利设立办事处，建立股票市场，对一些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等等。

现在，卡扎菲与过去相比可以说是判若两人，在对美国的态度上更是如此。今年4月15日，是美国轰炸利比亚20周年纪念日。我有幸成为唯一应邀参加纪念活动的中国记者。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活动

Today's Gaddafi

In some people's eyes, Libya President Omar Mouammer al Gaddafi has softened later, turning from a tough rogue into a more mellow leader. Is this transformation a proper characterization? If so, why has he changed? Our reporter has had several close contacts with this legendary leader and reveals his real life and struggle.

神秘的阿齐齐耶兵营，
帐篷内进行面对面采访

他的变化

■ 本刊特约记者 刘顺 发自突尼斯

中没有了谴责声，大街小巷铺天盖地的反美标语也不见了，代之以充满和平氛围的音乐会。更令人惊讶的是，正是在20年前美国导弹落下的地方——卡扎菲住宅废墟前，利比亚不惜花重金邀请美国著名歌星里奇高唱美国歌曲。这是20多年来，这里首次唱起美国歌。过去，这里是卡扎菲经常会晤反美游击队头领的地方。而在这次音乐会上，卡扎菲的女儿阿伊莎一改过去色彩鲜艳的着装，身穿象征和平的洁白衣衫，大声疾呼：“让我们共同高举和平的旗帜，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对话，不要毁灭！”

卡扎菲确实变了，这种变化的突出表现可以追溯到2003年12月19日。这一天，利比亚在与美国和英国进行秘密会谈后，突然宣布放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用卡扎菲的话说是“世界已经变了”，他才跟着变的。他说：“我们曾经互相攻击谩骂，但到最后我们都输了。”这标志着利比亚在遭受了多年的孤立和制裁后，宣告向西方打开了大门。从那时起，利比亚政府开始在媒体上反复宣传一种观点——“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西化”儿子影响卡扎菲

卡扎菲近来主动与西方尤其是美国修好，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中东媒体评论：这是卡扎菲的“缓兵之计”，避免与美国硬碰硬，以图东山再起。而更多的人认为，卡扎菲的改变最主要是受到其次子赛义夫·伊斯兰的影响，是赛义夫向卡扎菲灌输了“亲美思想”，



让他逐渐意识到，只有改变和西方世界的关系，才能使利比亚摆脱政治孤立和经济停滞的处境。

卡扎菲有7个子女，其中大儿子穆罕默德主管利比亚电信业，二儿子萨阿迪踢足球，还有一个儿子在军队服役。卡扎菲唯一的女儿阿伊莎是一家慈善机构的主席。赛义夫·伊斯兰1973年出生，是卡扎菲与第二位夫人萨菲雅所生。曾在美国加州大学附属国际商科学学校进修经营管理学课程。赛义夫的名字在阿拉伯语里意为“伊斯兰之剑”。卡扎菲给他起这个名字，是希望他能横刀立马，成为利比亚的“民族英雄”。

赛义夫与父亲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卡扎菲穿着长袍，围着头巾，念念不忘贝都因人（沙漠里的阿拉伯人）的传统，而赛义夫早已穿上意大利的时装和潮流牛仔裤，一副现代青年的装束。他讲话比较注重条理性，英语说得很流利。卡扎菲只有在沙漠中的帐篷里才真正感到舒适，赛义夫则承认自己十分喜欢西方生活。不过，赛义夫思维活跃，头脑中经常会有一些不太切合实际的独特想法，这点倒酷似卡扎菲。

与卡扎菲的其他孩子不一样，赛义夫直接参与了利比亚近年来的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几乎所有重大战略性决策都有他的影子，其中包括利比亚承认对洛克比空难负有责任和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曾斡旋、化解了2000年9月的菲律宾人质危机，被称为“人权大使”。在很多时候，卡扎菲一些有关阿拉伯和非洲问题的重要表态和建议，往往先通过赛义夫放话试探，然后才在正式场合提出。有时，赛义夫还私下代表卡扎菲执行特殊使命。

不少分析家认为，赛义夫的思想相当亲西方。外界曾有传言说，他最有可能成为卡扎菲的接班人。对此，他多次声明这是“西方记者编造的故事”——“他（卡扎菲）不是国王，也不是总统、总理，他没有职位可以传给别人。他是革命领导人，也就是说，他是利比亚的思想家。他也没有让儿子继承的想法，他领导革命结束了世袭王朝，我想他不会短短几十年就改变主张。”2005年，



卡扎菲儿子赛义夫

赛义夫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说：“我的性格有时候很敏感，有时候又极其偏激，利比亚国民是不会接受我做领导人的。”

卡扎菲变老了，讲话时不再手舞足蹈

利比亚国民所接受的领导人卡扎菲到底什么样呢？

我最近一次见到卡扎菲是在今年1月，当时正值李肇星外长访问利比亚。这次会见被安排在卡扎菲的家乡苏尔特。据利比亚礼宾官介绍，卡扎菲全年一半时间在阿齐齐耶兵营办公，另一半时间在苏尔特。

我们在利比亚国宾馆等待了整整一天，第二天晚上，利比亚国宾车队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兵营。利方陪同强调，不能把包和手机等带入兵营，我的相机经过检查后才被特许带进去。李外长由礼宾官陪同前往一个帐篷会见卡扎菲。这个帐篷好像是临时搭建的，里面除了几把椅子和电暖气，没有更多的摆设和家具，帐篷门口有两堆篝火，一群卫兵正围着篝火聊天。

见到卡扎菲后，我发现他确实变了：比以前衰老了许多，满脸沧桑，但他也显得更加稳重了，不像过去那样一讲话就手舞足蹈。虽然见过卡扎菲很多次，

但我从没见过他穿过西装。他总是身着特制的阿拉伯大袍，看上去像一块布裹在身上。冬天，卡扎菲常被戴着金色斗篷挡风御寒；夏天，则喜欢穿白色长袍，这种长袍宽大透风，穿在身上非常舒服。他的衣服也是风格各异：有时是有穗带的白色海军装，胸前佩带几排奖章；有时是别致的国家元首服，庄重大方；有时则是带有复杂拉链和纽扣的跳伞服。谈起穿衣，卡扎菲自豪地说：“无论我穿哪种服装，都会流行开来。”

会见结束时，我对卡扎菲说：“我是中国记者，向您致意！”卡扎菲转过身来，面带微笑，先是同我握手，后来干脆拉起我的手与我合影。

卡扎菲的绿色世界

其实，此前我已经见过卡扎菲很多次。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94年3月。那时，利比亚正遭到国际制裁。我应利比亚“总统府”——阿齐齐耶兵营邀请，参加利比亚人民政权的成立纪念活动。初到利比亚，这个神秘的国家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一是绿色，二是卡扎菲的画像。利比亚是一个沙漠国家，94%的国土被沙漠覆盖。长年的沙漠生活使利比亚人酷爱绿色。卡扎菲上台后，不惜耗资300亿美元兴修浩大的沙漠水利工程——“人工河”，铺设5000多公里长的地下管道，将南部的地下水引入北部，灌溉农田，绿化造林。有人说，卡扎菲做梦都想把利比亚的沙漠变成绿洲。绿色也因此成了利比亚的“国色”。

漫步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街头，根本感觉不到这是一个“沙漠之都”。道路两旁绿树掩映，街心公园百花盛开。在通往南方的高速公路上，一片片人工林向人们展示了利比亚人誓把沙漠变绿洲的决心。利比亚人不仅喜爱自然界绿色的植物，还喜欢用绿色装扮自己的国家。走出的黎波里国际机场，仿佛进入了一个绿色的世界：悬挂在机场上空的利比亚国旗是绿色的，街头张贴的标语口号是绿色的，建筑物的百叶窗是绿色的，公民出国使用的护照是绿色的，甚至有些人喜欢穿绿色的衣服。卡扎菲也不例外，他办公和居住的帐篷是绿色的，就连发表的著作都被命名为《绿皮书》。每逢卡扎菲出席重要活动或遇到重



卡扎菲与本文作者

大事件，利比亚的各大报纸会无一例外采用绿色大标题。如果用红色，则意味着灾难发生了。位于的黎波里市中心的“九·一革命广场”被称为“绿色广场”，利比亚几乎所有的庆典活动和群众集会都在这里举行。

从机场通往市中心的高速公路上，“革命导师”卡扎菲的画像随处可见：有的身穿传统的阿拉伯大袍，有的一身戎装。在的黎波里的大街小巷，机关、学校、工厂、商店，乃至公共汽车上，到处张贴着卡扎菲身穿绣着金丝花边的白色领袖服的标准像，还有他身披黑色披肩、骑着棕色骏马在茫茫沙漠上奔驰的大幅照片。

“总统府”是迷宫，卡扎菲每晚睡房各不同

由于多次采访卡扎菲，所以，我成了在外界看来十分神秘的阿齐齐亚兵营的“常客”，因此很熟悉它的防御体系。这座兵营占地4公顷左右，四周环绕的高墙，足有4米高、半米厚，全部用钢筋水泥块砌成。因此，从远处望去，只能看到兵营高大的水泥墙。围墙外，一些法国造的“响尾蛇”防空导弹部署在兵营外的高地上，以防空袭；主要入口处都立着一堵混凝土护墙，阻止自杀性轰炸机冲入；每堵护墙后面都部署了一辆巨大的苏式坦克，以阻止来自地面的攻击。围墙上，则配备

有传感器、警报器和监视各通道的遥控红外线照相设备。围墙的内侧，装有厚厚的铁丝网，周围有了望塔，各个入口和城墙周围有手持微型冲锋枪的利比亚士兵把守。

进入兵营就像走进了迷宫，道路弯弯曲曲，其间还有许多障碍，至少要经过三道门，每道门都有戴着黑色贝雷帽的突击队员和便衣把守，反复检查、盘问。到了最后一道门，所有来访者都要下车步行，移动电话一律不准带人，因为据说移动电话可能起到定位作用，摄影器材和人分开接受检查。兵营有多个出入口，到访者出入都被要求走不同的大门，所以，即使去过几次的人也很难弄清自己进出的是哪个门。

我第一次采访卡扎菲，就是在阿齐齐亚兵营内他的帐篷里进行的。那是一顶硕大的帐篷，全部漆成绿色。帐篷周围也部署有地对空导弹发射架。陪同我采访的利比亚官员后来告诉我，这个兵营里建有好几个一模一样的帐篷，卡扎菲的住处经常更换，每晚就寝地点都不同。卡扎菲风趣地说：“我们的帐篷比美国的摩天大楼还要坚固。”

采访，至今令我记忆犹新。采访结束时，利方陪同官员送给我一本被称为“卡扎菲语录”的《绿皮书》。我正要打开时，卡扎菲把书“抢”了过去，掏出签字笔在上面签字，写下了“谨致以亲切的问候。卡扎菲”。事后，一位利比亚人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只要拿着同卡扎菲的合影和他亲笔签名的《绿皮书》，在利比亚就可以畅通无阻了。你要知道，卡扎菲的签字价值100万美元……他在利比亚人心中绝对是最高领袖。”后来，我每次去利比亚都带着这张合影。它的确成了一张通行证，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拿出照片就能解决很多问题。

第二次见到卡扎菲是在2002年4月，时隔8年。眼前的卡扎菲已进入花甲之年，虽然与8年前相比苍老了不少，脸上也多了些皱纹，但他看上去仍很健康，依然风度翩翩。据卡扎菲身边的人说，卡扎菲喜爱踢足球、打网球，有时也会到健身房锻炼。他的饮食很简单，早餐经常是几片面包和一杯骆驼奶，午餐和晚餐时常吃烤羊肉或烧

卡扎菲签名价值100万美元

1994年3月首次对卡扎菲进行的



被美国轰炸的卡扎菲住宅废墟



卡扎菲和他的女保镖

羊排。即便出国访问，卡扎菲的专机上也少不了骆驼，以保证他能喝上最新鲜的骆驼奶。

生在牧民家，一生住帐篷

卡扎菲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不抽烟、不喝酒，对现代化的汽车、手机不感兴趣，却对沙漠和帐篷情有独钟。

有人称他是“沙漠之子、帐篷领袖”，他自己也承认离不开沙漠和帐篷。这与他长年的沙漠生活不无关系。现年64岁的卡扎菲，出身于贫苦的牧民家庭，降生在利比亚南部沙漠地区的一座羊毛帐篷里，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牧民。他有3个姐姐，全家靠出租骆驼维持生计。在学校读书时，同学们都笑他是乡巴佬，但卡扎菲学习很用功，白天在学校读书，

晚上就睡在清真寺的地板上，一周回家一次，来回都是徒步。长年的沙漠生活让卡扎菲至今保持着游牧人的习惯。据卡扎菲身边的人透露，在每次做重要决定前，卡扎菲总要在沙漠里住上几天，闭门思考，他认为沙漠会给他带来灵感。

阿齐齐亚兵营内的大部分建筑是帐篷，多是固定的。在利比亚的其他地方，卡扎菲也有帐篷“行宫”，里面装有最先进的通讯工具，如电话、传真机等。这些帐篷一般都设在绿树丛中，有的在外面拴上两头骆驼，以便让卡扎菲能听到骆驼的叫声。

卡扎菲喜欢在帐篷里接见外宾，会见记者和宴请宾客。2002年4月13日

晚，卡扎菲在阿齐齐亚兵营举行盛大晚宴，欢迎江主席访问利比亚。我乘坐的记者专车提前来到兵营。国宴大厅是一顶木制帐篷，能容纳五六百人。大帐篷旁边还有几顶小帐篷，彼此相连，供宾主宴会前会谈和休息。当我正好奇地研究这些帐篷结构的时候，一辆德国产的



帐篷宴会厅内景

“甲克虫”小汽车突然停在我的旁边。定睛一看，开车的是个15岁左右的小男孩（利比亚法律规定，年满12岁的人都可以驾车）。正当我注视“小司机”时，从车里走出一个黑影，定睛一看，竟然是卡扎菲！他就是如此独来独往。

就连出国访问，卡扎菲也不会忘了带上帐篷，在东道主安排的国宾馆花园里搭起帐篷。

做事“拍脑袋”，让人措手不及

卡扎菲做事想干就干，让人难以琢磨，常让人感到措手不及。

有一次，他在思考问题时突然拍案而起，决定立即去见埃及总统纳赛尔，并吩咐助手马上给他准备直升机。这下可忙坏了那些助手，他们马上打电话叫来直升机。此时，负责保护卡扎菲的卫队正在沙漠里训练，助手打电话让他们赶快回来。可卡扎菲却摆摆手说：“不用叫了，来不及了，我要立即动身。”于是，他孤身一人乘直升机去了开罗。直到飞机在开罗上空盘旋时，纳赛尔才知道卡扎菲来了。

2000年7月，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在多哥首都洛美召开。此前，卡扎菲曾一鸣惊人地提出了建立“非洲合众国”的设想，要使整个非洲成为一个没有国界的大陆。为了给“非洲合众国”造势，卡扎菲决意不坐飞机，改乘汽车前往洛美。近300辆的车队首尾长达几公里，浩浩荡荡地穿越撒哈拉大沙漠，向多哥驶去。卡扎菲想以此实践和宣传自己的梦想，却愁坏了多哥的会议组织者——这么多的车辆和人员如何安置？多哥是个小国，哪里消受得了这么大的气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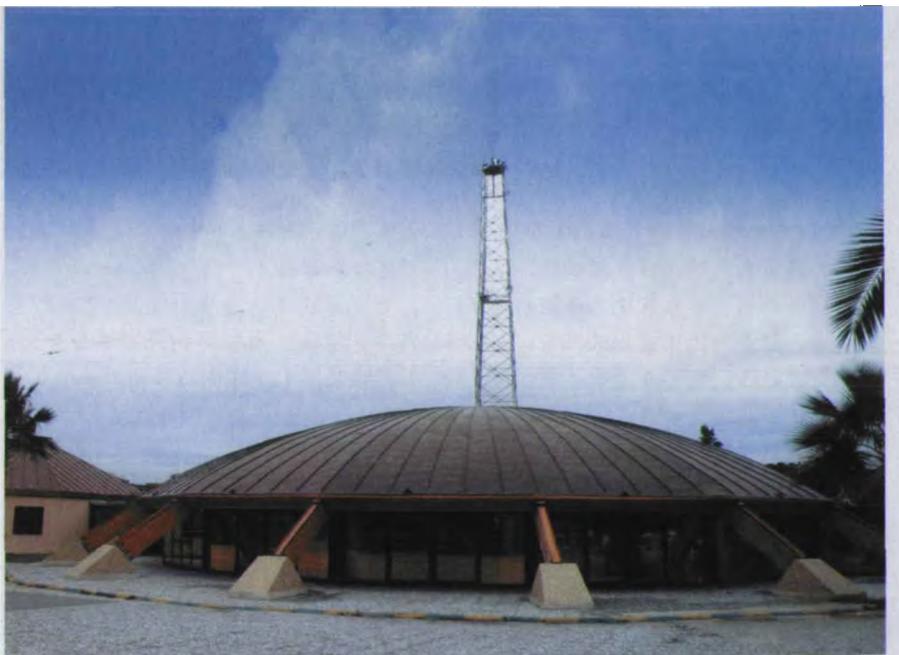
今年3月的喀土穆峰会前夕，外界猜测卡扎菲十有八九不会出席，而他却在峰会开幕前两天就抵达喀土穆，成为最早抵达的阿拉伯国家元首，弄得东道主苏丹措手不及。在卡扎菲座机降落前不到一小时，东道主才知道他要大驾光临，赶紧铺红地毯，还好赶在飞机降落前准备停当。正在参加阿拉伯外长会议的阿拉伯联盟秘书长

穆萨得知消息后，赶紧离开会场直奔机场……谁知会议只进行到一半，卡扎菲就提前打道回府了。

女刺客成了夫人

卡扎菲身边有一道闻名于世的独特风景线，那就是无论他走到哪里，身边都有一群女保镖。我在采访他的过程中，曾多次近距离观察这些巾帼英雄。她们身穿草绿色军装或迷彩服，个个体格健壮，虽称不上国色天香，却也仪态端庄，

1日，利比亚举行建国一周年庆典活动。当卡扎菲在检阅台上阅兵的时候，一位担任急救任务的女护士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检阅台，闪身挤到卡扎菲的身边，倏地从药箱里掏出一把乌黑锃亮的小巧手枪，瞄准了卡扎菲的头颅。在女护士要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一身戎装的卡扎菲下意识地扭过头来。两人四目相遇，彼此却像触了电似的。就在这奇妙的一瞬间，一切仿佛都凝固了。年轻英俊的卡扎菲迷惑、忘情地望着眼前这位美丽动人的女子。而



卡扎菲的帐篷宴会厅

既有女人迷人的魅力，又有军人的气质和威武。这些女保镖都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射击技术精湛，行动机智灵敏。一旦卡扎菲落座，她们便站立两侧，杏眼圆睁，警惕地巡视每一个在场的人。平时值勤时，她们肩挎冲锋枪，随时准备应付紧急情况。尽管这些姑娘也爱美，但因职业的缘故，她们身上不带任何首饰，只在胸前别一枚卡扎菲的像章。

这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保镖队伍是怎样组建起来的呢？这要从一个离奇的故事讲起。

卡扎菲上台后，不时遭遇凶险。据利比亚官员透露，卡扎菲曾经历过70余次暗杀和未遂政变。1970年9月

那位睁大双眼死死盯着卡扎菲的女护士，也似乎忘了自己的任务。在她犹豫的片刻间，冲上来的警卫人员夺了她的枪。女刺客并不挣扎，而是看着卡扎菲，双颊飞上了两朵红云。卡扎菲走上来，喝住警卫，问这个女子：“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女刺客如实相告：“萨菲雅！”然后，她情不自禁地突然跪下，深情地吻着卡扎菲的脚……丘比特神箭射中了两颗心。一星期后，萨菲雅和卡扎菲正式结为夫妻。萨菲雅立誓忠于卡扎菲，并保护他的安全。卡扎菲身边的女子保镖队伍，就是萨菲雅一手创建的。■

（责任编辑：李凤素）